

12874/131

# 魔鬼 影下的 闪光

乔  
耐  
山

# 魔影下的闪光

乔澍声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16千 插页: 2

1981年8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9,500册

统一书号: 7089·197 每册: 0.51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引 子.....      | ( 1 )  |
| 第一章 归途.....   | ( 21 ) |
| 第二章 神秘的夜..... | ( 42 ) |
| 第三章 情长志坚..... | ( 61 ) |
| 第四章 特殊任务..... | ( 88 ) |
| 第五章 水中曲柳..... | (113 ) |
| 第六章 冤家路窄..... | (139 ) |
| 第七章 苦斗.....   | (162 ) |
| 第八章 马蹄声急..... | (186 ) |
| 尾 声.....      | (218 ) |

## 引 子

### 1

夕阳，斜照在大青山深处的牧场上。它那桔红色的光线，把黄灿灿的金针花、红艳艳的山丹花、五彩缤纷的野牵牛，以及秀气的白桦林，都染得色彩绚丽。诺敏湖闪着镜子一样的光亮，涂抹上胭脂一样的颜色，象飘落在草原上的一幅秀丽的白缎底花手帕。湖畔的草坪上，马群象彩色的波浪。它们闪烁着绸子似的毛皮，甩动着修长、潇洒的尾巴，拂动着披散在额前的鬃毛和前脊两边的长鬣，伸出呈弧形弯曲的脖颈，悠然自得地啃吃着肥茂的牧草。

十三岁的小马倌班布尔，比马群里最活跃的小马驹还要活跃。他在马群里穿来钻去地奔跑，有时停下来，随便抱住哪匹马的长脖，一翻身跃了上去，又顺马脖爬到马背上，一夹马腹，催动马儿跑上一阵。风在耳旁呼呼地响。山呀，树呀纷纷后退，马儿箭似的射向前去。他呢，在马背上格格地笑，多惬意！

悠悠的笛声响了。那笛声，时而高昂，时而低沉，

婉转动听，在这空旷、寂静的草原上传得很远，总好象在诉说着什么心事一样。听着听着，班布尔就感到有说不出的难受和烦躁，身不由己地朝着笛声奔去。

笛声是阿爸吹出的。他的手里，横捏着一支短短的花竹笛。神情是那么沉郁。他总是吹，总爱吹这个曲子，班布尔也跟着学会了。

阿爸叫潮格吉勒，是一个面色黝黑，极为剽悍的壮年汉子。他穿着破了袖子的蒙古袍和咧了嘴的马靴，坐在湖畔的那块巨大的卧牛石上。身旁不远，静静地立着他的坐骑——追风逐电的雪里站。

班布尔很爱他的阿爸。阿爸是牧民们尊敬的牧马人。赛马，他骑着雪里站跑过第一；套马，也是把好手，任再烈性的生个子马，到他的手里也会变得服服贴贴。他那杆神枪，打得野狼都不敢来近处骚扰。尤其是他那刚直的脾气，更为牧民们敬服。

阿爸对班布尔也挺钟爱，常把他带在身边。夏夜里，他常常守夜，驱赶着蚊蝇，好让班布尔睡个安稳觉；冬夜里，他不断地加上马粪火，好让班布尔睡个暖和觉。悬崖上长着几棵樱桃树，樱桃酸甜可口。年年樱桃成熟时节，阿爸总要冒险攀上悬崖，把成熟的樱桃摘下来给班布尔吃。

近些日子来，风传贺龙派来一支八路军部队到了大青山里，与原先在山里坚持斗争的蒙汉游击队胜利

会师了。这支部队是抗击日寇，保护老百姓的。班布尔隐隐约约地感到，阿爸也起了一些变化。比如，阿爸逗他玩的时候少了，沉思默想的时候多了。一个叫朝鲁的人常来找阿爸，有时阿爸也出去。尤其是阿爸好象手头宽绰多了。断断续续地买进一些好马，混在王爷的马群里放牧着，使班布尔想不通的是，尽管阿爸钱多了，可一不用来添置新衣服，二不用来多打点酒喝，就连班布尔日夜渴望的花皮球，都舍不得买一个给他玩。阿爸的古怪举动，使班布尔越来越感到迷惑不解。他那忧伤激愤的笛声，常常把班布尔从快活的游戏里唤醒。

此刻，班布尔正向阿爸坐着的地方跑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了陌生的马嘶声。这声音，在清凉的晚风中，在纷乱的马群里，显得很微弱，不易分辨；只有牧马人的耳朵才能辨识出来。他停下脚步，朝后面望去，只见夕阳映照着寂静的山林，此外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正要抬腿奔向阿爸，却见阿爸收起笛子，从卧牛石上站起来，也朝似有马嘶的方向眺望着。这下，班布尔证实自己的判断没有错，又朝马嘶的方向张望起来。在这空旷、寂寞的草原上，离家远牧的牧民往往怀着新鲜感和激动的心情，怀着好奇和喜悦，准备慷慨接待来自远方的任何客人。

客人随着暮色一起到来了。当先的一个，骑着一

匹青鬃马。那人生得象儿马似的高大，壮健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四方脸，骑在马背上好象半截塔似的。后边的一个，是个矮胖子，骑着一匹黄骠马，看上去挺不起眼的。

来到跟前，骑青鬃马的略往后靠了靠，收住马缰，让骑黄骠马的矮胖子抢出半个马头。这个矮胖子正是常来找潮格吉勒的朝鲁。

潮格吉勒早抢上前去，张开双臂热情地迎接，招呼道：

“嗨，朝鲁哥！是你来了。我盼了好几天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朝鲁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，说，“路上不好走，绕了点道。马买齐了吗？”

“买齐了，一匹顶一匹，呱呱叫，这些日子精心放牧，那些马都滚瓜溜圆了。”潮格吉勒自豪地说。

“好。”朝鲁称赞道，“这可正是时候，马上要顶大用。”回头又指着骑着青鬃马的大个子介绍道：

“这是跟我一起来接马的伙伴，叫哈达旺布。他刚参加革命不久，对马群的习性很熟，帮我们组建骑兵部队。”

哈达旺布躬身向潮格吉勒问好，说：“潮格吉勒大哥，我是第一次来，可早听说过，你是草原上的英雄。”

“草原上的英雄有的是，不只是我一个。”潮格

吉勒说，“咱们走吧！”拉起哈达旺布的手，一起朝毡包走去。

班布尔接过哈达旺布和朝鲁手中的马缰，一只手牵着青鬃马，一只手牵着黄骠马，蹒跚了起来。

哈达旺布朝班布尔嘻嘻笑着，从怀里掏出个色彩鲜艳的东西，那东西在暮靄里耀眼地一闪一闪的。他说：

“班布尔，你瞧，这是什么？”

班布尔好奇地瞅了瞅，又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送给你的礼物——花皮球。”

“对，这是他特意买来送给你的。”朝鲁也扭头笑道。

哈达旺布一抛，花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彩色的弧光，跌落在附近的草地上。

班布尔立刻欢呼了一声，扔下马缰绳头，撒腿去追皮球。

这花皮球多好啊！班布尔见王爷的孩子玩过，自己却摸都没有摸过。它又光滑又好玩，在硬些的土地上拍一下，居然能蹦老高呢。就是贴在脸蛋上也是又凉又绵，挺滑溜的。班布尔跑到一块平整的青石头上，拍呵拍呵，总也拍不够。

一件心爱的礼物，使班布尔对客人更加亲热起来。哈达旺布会讲许多热闹的故事，还会玩许多稀奇

古怪的把戏。朝鲁和潮格吉勒进毡包后，哈达旺布和班布尔在草地上尽情地玩耍，逗得班布尔都笑哑了嗓子。班布尔很快就和哈达旺布变成了好朋友。他们在毡包周围转游了好久，还在山包后的小脑包上坐了一会儿。班布尔仰起脸天真地问：

“你说我们这片草场好吗？”

哈达旺布笑道：“这真是个好地方呵！”

要不是潮格吉勒喊他们回去吃晚饭，班布尔和哈达旺布还想不到饿，也忘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呢。

## 2

毡包外的火炉里，牛粪烧得挺旺。潮格吉勒将昨天猎到的一只黄羊烧烤得香喷喷的，又将酒坛子里新酿的马奶酒拿出来，盛情地招待客人。

自从马群转场夜牧以来，班布尔就离开了他家居住的赛罕浩特，告别了额吉云凤娥和妹妹斯琴，跟着阿爸来到了夏营盘——这块丰美的草地上。在这儿，过得多快活呀！这阵儿，他把小身子靠在哈达旺布的身边，看他们三个豪爽地喝酒，听他们三个亲热地交谈。

“朝鲁哥，去锡尼召的路，你熟悉吗？”阿爸忽然问。

“路还熟，只是马群有些生。”

“我送你们走吧！”

“不行，你还有王爷的马群，还有班布尔呢，谁照看？”朝鲁说，“好在我也是牧马人出身，马的脾性我了解，马群慢慢就熟了。”

班布尔听到这儿，由不住插话道：“我也去，不就行了吗？我会骑马。”

朝鲁并不嫉妒班布尔和哈达旺布亲近，他伸出一只肥胖的手掌，摸着班布尔的头夸奖道：“真是个好孩子！”

哈达旺布问：“潮格吉勒大哥，我们几时出发？”

潮格吉勒看了一眼朝鲁，没有吱声。朝鲁说：“月儿落了的时候，怎么样？”

潮格吉勒点点头：“好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”

起先，班布尔还在兴奋地听着他们的谈话，不时地望着火炉里绛红色的火苗和门外新镰似的弯月儿，添燃着熏蚊子的艾草。渐渐地，被疲惫和睡意征服了，上下眼皮打起架来。他枕在哈达旺布的腿上，沉沉地入睡了，脸颊上还露出了甜蜜的微笑……

月牙儿落了，刮起了清凉的风。风吹得树叶、草茎刷刷地直响。草原显得更加幽暗、空旷。睡梦中的班布尔，忽而觉得头往下一沉，又被一双有力的手扶到一个小枕上睡了。虽说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个人离开了他，但他实在是太困了，也习惯了阿爸的爱抚和走

动，因此反而睡得更香甜了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象母亲听到了孩子的呼唤，班布尔一听到马嘶声，立刻没了睡意。马群怎么样了？有狼群来袭扰了？不，不对，这第一声马嘶，是异样的；后几声马嘶，才是他们放牧的马群发出的。他坐起来仔细静听，马嘶声却再也听不到了。

门口的牛粪火暗淡下去，只剩下些灰中发红的余烬。朝鲁大概是真的醉酒了，仰面睡在那里，打开了呼噜。他还发现，在毡包的一角，有个小红点一闪一闪的。凭习惯，他知道那是阿爸在黑影里吸水烟。时而，羊腿骨烟袋磕得叭叭响。只有阿爸那双机警的眼睛，在烟火的映照下放光。

“阿爸！”

不知咋的，班布尔心有些慌。但当他一跑到阿爸跟前蹲下时，似乎身上发暖了，心里踏实了，两只肌肉鼓鼓的小胳膊也增加了力量。他问：“您听见马嘶声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阿爸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这马嘶不一样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你去睡吧！”阿爸伸出他那粗糙有力的手掌，抚摸着班布尔的头，“这年月，灾星高悬。不过，孩子，不要害怕。哪怕阎王爷差人来抓你，也得跟他见个高低，不能叫他顺顺当当地给宰了。”

班布尔点点头，记在心里，阿爸刚直不屈、英勇无畏的性格，强烈地吸引着、影响着小班布尔。

“哈达旺布大叔呢？他哪儿去了？”班布尔又问。

“他听见马嘶，说是出去替我查查马群。”阿爸说着，捻灭了烟灰站起来，“我也有些不放心，看看去。”

班布尔拦住了阿爸，说：“我去。我正要顺便去解手呢。”

牧区的孩子，习惯了旷野和黑暗，是胆大、勇敢的，能干着呢。潮格吉勒目送班布尔的背影钻出了毡包，转身从哈那<sup>①</sup>上摘下他的刀和枪，而后紧了紧腰带，重又坐下。

满天的星星，象无数闪光的宝石。清蒙蒙的星光，笼罩着茫茫的草原。只有诺敏湖在夜色中，在长风的吹拂下，依然闪耀着清亮的波光。班布尔看见，马群在山湾里静静地夜牧，未受到一丝骚动。转身一望，黑暗中有一簇耀动的火苗，象盛开的血红色的花朵，在毡包后的小脑包上燃烧。

班布尔十分诧异，小心翼翼地 toward 火堆走去。

从火堆照亮的阴影里闪过一个人来，他个子高大，动作敏捷。班布尔一眼就看出，那人正是哈达旺

---

<sup>①</sup>哈那：毡包周围的支架。

布。他不由高兴地喊：

“哈达旺布大叔，是你点的火堆吗？”

没有应声。他又喊了两声，还是没人答应。哈达旺布再也不露面了。他想：“哈达旺布大叔真顽皮，他把我接下的干草点了火堆还不算，还要跟我捉迷藏玩。哼！哪里能瞒过我的眼睛？我对这里的每片树丛、每块岩石，都熟得很呢。”想到这里，撒腿往前跑去，寻找他那个调皮的哈达旺布大叔。

突然，“砰”的一声响，一颗子弹呼啸着，从他的脸颊旁擦过。他只觉得耳根疼痛，一摸，摸了一手粘糊糊的血。

“阿爸！”他痛得大叫一声，回头钻进草丛就跑。

“砰！砰！”接连又是几枪朝他射来。幸好天黑，他入小，借着草丛的掩护，才躲开了枪弹的追击。

这时，一阵粗野的叫骂声，从周围的树丛后面传来，接着，跃出了一匹匹战马的黑影。马上的骑手们举着枪，抡着刀，呐喊着向马群扑去。

山湾里，受惊的马儿挤撞着，奔跑着，惊叫着，乱成了一窝蜂。

班布尔瞪大了又黑又亮的眼睛，看着眼前这场骤然间袭来的灾祸。他曾经听人说过，草原上的匪徒十分猖獗，不料今日偏偏遇到了。起初，他的心不免咚咚直跳，害怕超过了对土匪的仇恨。渐渐地，他镇定

下来。当他跑到离毡包不远的地方时，正巧碰见阿爸带着刀枪从毡包里冲出来，旋即跳上了雪里站的脊背。他的后面紧跟着朝鲁；朝鲁也迅速跨上了他的坐骑黄骠马。

“阿爸！”班布尔扑到阿爸的马前，呼唤道。

阿爸看他一眼，匆匆地嘱咐道：“快躲起来！我去对付这些匪徒！”说着，一夹马腹，冲进了马群，象射出的一支利箭。

朝鲁的黄骠马也象一支利箭射进了马群。

班布尔伏在一块石头后面的草丛里，望着马群，望着阿爸。阿爸象一块磁铁那样吸引着他。他悄悄地绕过一个树丛又一个树丛，也向马群跑去。

一伙骑马的黑影，正在马群里横冲直撞。他们低着头，捧着，套着那些不驯服的烈性生个子马。由于天黑，他们又不熟悉马群，总也收拢不住。马炸了群，象凶猛的洪水，咆哮着，翻腾着，嘶咬着。

“砰——”，潮格吉勒的枪响了，一个匪徒应声栽下马来。接着，又是一个。匪徒们舍了马群，凶恶地嗥叫着，向潮格吉勒围杀过来。

潮格吉勒对跑到近前的朝鲁说：“快，赶上马群朝锡尼召方向跑。丢了性命也别丢了马群呀！”

“可你一个人……”朝鲁犹豫着。

“不怕！我手里有刀有枪。快走，我掩护你。”

潮格吉勒坚决地说。

朝鲁也拔出刀来，一边在敌群里砍杀，一边收拢马匹。可是，由于他对马群并不熟悉，加上战火纷飞，总也收拢不住，驱赶不走，眼巴巴地看着马群四处乱窜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混战中，班布尔并没有躲起来，却偷偷地抓住了一匹杆子马，抱住马脖子爬上了马背。杆子马象闪电似的驰到阿爸跟前。他的心挂在阿爸的身上，只是他手中没有武器，不能帮阿爸对匪徒战斗，任杆子马一个劲儿地跳跃。

阿爸也发现了他，朝他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危险！快离开——要不，快帮你朝鲁大叔赶马群去！”

班布尔迟疑着，丢不下阿爸。这时，只见四五个匪徒，抡着寒光闪闪的马刀，向潮格吉勒砍去。潮格吉勒毫无惧色。他也抽出刀来。他的马快，骑术好，刀法精，劈斩闪躲，又勇猛又机灵。几乎每一次冲击，刀都见红。班布尔心里痛快极了，不禁大声叫起好来。

有两个匪徒气红了眼，大声咒骂着，对手无寸铁的班布尔瞄准。班布尔机灵地用双腿夹住马脖子，把身子倒吊在马脖子上，策动杆子马刮风似的跑了。子弹呼啸着，从马背上擦过。跑出一段路，班布尔一翻身，爬到马脖子上，向后一纵身，又跃上了马背。回头一看，雪里站臀部受了刀伤，腾地跃起，惨声叫着，

将阿爸颠倒在地。匪徒们又壮起胆子来，狂叫着向潮格吉勒劈去。班布尔的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真恨不得一把将阿爸拉上马来。

此刻，潮格吉勒虽然被颠下马来，但并不怯战。他步对骑劈斩着，抗击着。猛地，他大吼一声，一纵身，跳到了身旁一个匪徒的马后，只一跃，就从这匹马的后胯跳上了马背。马上的那个匪徒吓得怪叫了一声，早被潮格吉勒一刀劈下马去。跟前的匪徒惊呆了，纷纷后退。

班布尔感到多骄傲呵！在他的心目中，阿爸是一尊铜浇铁铸的罗汉，是一座不倒的青山。

纷乱中，有个甜甜的声音在叫：“潮格吉勒大哥，我赶来了，咱们一起往外冲吧！”

班布尔听得出来，这是哈达旺布的声音。他对哈达旺布发生了怀疑：火堆可能是他点的，莫非土匪也是他领来的吗？对自己打的冷枪也是他干的吗？这半天，他躲到哪里去了？这些，阿爸都清楚吗？他急得大叫：

“阿爸，小心点呀！”

潮格吉勒说：“哈达旺布，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亮出来吧！”

激烈的战斗停止了。就在潮格吉勒和哈达旺布说话的一瞬间，一个相貌凶恶的匪徒怪叫着，在近处朝他

开枪了。一颗马枪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。这个勇猛出名的牧马人，栽倒在马背上。班布尔惊叫了一声，转眼见阿爸又挣扎着爬起来，拼尽全力朝匪徒们射出了最后几颗子弹，而后喊了声：“班布尔！马群！”就栽下马去，再没有爬起来……

阿爸的鲜血，牵动着班布尔痛苦而愤怒的心，泪水糊住了他的眼睛。阿爸临终前的话，却提醒了班布尔。是的，马群，阿爸用性命保护的马群，一定要按照阿爸的意愿送到锡尼召去。班布尔强忍悲痛，催动杆子马，飞也似的驰入混乱不堪的马群里。

“吉鲁！曼德图！”他呼唤着几匹儿马的名字，又尖亮地接连打了几声唿哨。象变魔法似的，马群迅速集中在他的杆子马周围，随后潮水般地向锡尼召飞驰而去。

被潮格吉勒挫伤了锐气的匪徒们清醒过来，乱打着枪，狂叫着打马赶来，死命地截夺。跑得慢的，被拦住了一些。但是，大群的马，正发疯似的狂奔，他们哪里能追赶得上？追了一程，只好失望地折回去，收拾了他们死伤的伙伴，捣毁了班布尔家留下的那顶孤零零、空落落的毡包，赶着截夺到的一些马和财物走了。

草浪在前面起伏，夜风在耳畔呼啸，阿爸的身影在脑子里浮现，班布尔双手抓着杆子马的鬃毛，一股